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步步高升的人

(法) 布洛克

我第一次见到波德纳夫是在服兵役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士，他是少尉。他虽是官，我是兵，但却不归他统管。

在行军中他常和我攀谈，口口声声称我为“先生”，以表示出他并不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军人。

“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充满尚武精神，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杜邦先生。”他边说边瞥着我的旧式军服。

他根本不重视修筑工事。有一天，当我们准备在演兵场挖一条战壕时，他就对我谈起了他的看法。我们刚一编好组，他就下令休息，自己点燃一支香烟。

“我们所需要的，”他边向我走来边说，“不是一支挖泥掘土的军队，而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我国人口太多，吃饭都成问题，再说将来也不会有战争了，德国皇帝是迷信和平的。”

然后他便吹哨集合回营，因为他要乘 10 点 52 分的特别快车到巴黎去休假。

我第二次碰见波德纳夫是在发市战争动员令的第四天，现在他已升为中尉。他走过来把我拉到一旁：

“杜邦先生，您来了，战争总算盼来了，我们早就做好准备工作了，德国人从俄国、英国和我们这里是捞不到什么的，比利时已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找不是先知，可我想私下向您透露一句：不出半年，杜邦先生，您就会看到奇迹！”

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我以中士的身分随团开赴前线了，而他却仍然留在后方。

我第三次遇见他，是在一个村口，我们正在仓惶撤退，他的样子十分狼狈。我特意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同他说话。

“喂，中尉，该不该转移呢？”

“应该转移，”他说，眼睛里流露出惶恐不安的神情，“我们总算和这些匪徒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凑到我跟前说：

“你知道吗？现在我已是团部运输队队长了。”

这时突然传来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攻。”我想用话讽刺他一下，可是他早已无影无踪了。

在这次反攻中，我因负伤住了三个月医院，痊愈后被提升为少尉，归队后，在一个战壕里蹲了半个月。当我们休整的时候，我第四次遇见了波德纳夫。他刚刚被提升为上尉，离开运输队去当连队指挥员，看上去他闷闷不乐。

我俩走进一家小店，随便地喝了一点饮料。我离开了战壕，心情挺舒畅，但我又没法使他高兴起来。他问我隐蔽所是否坚固，然后举起酒杯，有气无力地和我碰了一下杯，说道：

“有些人高谈进攻，简直是鬼迷心窍。”

他叹了口气，接下去说：

“战争早点结束吧，我们都好重归故里。”

还没等休整完毕，他就升任少校了。一天晚上他来到前线，一头钻进一个牢固的隐蔽所里，就不出来了，只顾向连队索取有关工事、侦察情况之类的报表。

我第五次遇见他，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那是在一次特别激烈的战斗之后，我们刚刚换防下来。融雪使大地变得十分泥泞，波德纳夫为了了解宿营地的情况，比别人提前走了两天。

经过七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士兵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些湿透了的小木屋，作为暂时栖息的场所。二月刺骨的寒风从板缝中钻进来。军官们住的地方比这也好不了多少。

晨曦的微光照射在被一群满身污泥的士兵所覆盖的原野上，他们在争先恐后地挤着要得到一点热水。

波德纳夫从小屋里走出来，他那红色的裤子齐整地盖住了他的黑色油亮的皮鞋。他刚刚刮过胡子，从他屋内火炉的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风中旋舞，他一见营地上混乱的情景，顿时举起拳头吼叫起来：

“罚长期劳役！值日官，罚长期劳役，听见了吗？”

他的话无人理睬，被风刮走了，他气得简直喊不出声来了。

“这些猪罗，要是我能把他们禁闭十五天才解恨呢。”

我站在那里，见他把拳头高高地举了有半晌。

48小时以后，我们被匆匆地调往凡尔登，在那里，我和一块飞旋的弹片相遇，一下子把我的脸撞歪了。我住进了野战医院，在给我作了面部缝合手术后，送回后方。

在那列载着我回后方的火车上，我第六次遇见了波德纳夫。八天前，他率团刚一到达前沿阵地脑子就受了震动。被四个人抬着送回来。全体兵士奋勇杀敌，光荣地完成了任务，波德纳夫因而获得了一枚荣誉勋章和一枚奖章。

我发现他脸色红润，一副欢快的样子，他亲切地对我说：

“我可怜的杜邦，你不是指挥官，不能判断情况。前几天我同师长谈了一次话，凡尔登是一个陷阱，德国鬼子的有生力量将在那里被全歼。我亲爱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保密的情况：只有一件事让总司令很恼火，那就是我们的炮太多了。”

到维希车站下车时，他愉愉快快地和我握手告别，他要在那休养三个月。

然而他的兴趣在前线，就是在参谋部中工作也可以。两年半后，我又遇见了他，这已是我们的第七次见面了。这时他已是军部办事处的主任了，我是去办公事的。面对他那四道金线的袖章，左肩上的彩色绶带，以及胸前挂满的各种勋章，我的两道粗线袖章显得暗然无色。他手里拿着一张纸：

“我的好朋友，我真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必要停止战争呢？而且还同意和敌人停战。让他们得到喘气的机会，再卷土重来。更有甚者是，贝当竟然下达了开课的命令，想把我们都变成小学教师。”

“是这样，长官。团长派我来正是为了了解一下具体要求。友军英国人已组织了一些有益的活动。他们在训练修配工，培养电气工人，还开办了农业、法语、簿记等各种学习班，用高薪聘来一些教师，并且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职业介绍所，为在此地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才介绍工作。”

他总算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好心的杜邦，这就是你无法根除的非军人的意识，说实在的，你从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

英国人终归是英国人，要是没有我们以及我们英勇善战的军队……我不必说那么多了。上级已经批准我提交的军事计划。我们可不能干那种雕虫小技的事情，军队还得掌握在我们手中。回去告诉你们的团长，让他遵照 B 字 748 号命令行事。每天早晨，练习使用武器一小时，操练队形一小时，上理论课及讲军风军纪一小时。下午进行野外演习。天气不好时，在营房里详细检查装备，这就是根据目前的需要制定的政策，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鞋匠布隆杜

(法) 佩里埃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布隆杜的鞋匠。他住在蒂罗伊广场，以缝补皮鞋为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嗜酒胜过一切，而且乐于与人共饮，他终日哼哼唧唧地唱个不停，不知人间有什么烦恼。他一生中只遇到两件犯愁的事。

第一件是：他在破墙中发现了一个铁罐，罐中装有大量的古代钱币，有金币，也有银币。他不知道这古币值多少钱，因而发起愁来。歌也不唱了，心里总是盘算那个铁罐。

“这种钱现在已不通用，”他思忖着，“我没法用它去买面包或酒，如果拿到金店去卖，他们不是骗我，使我折损这份财宝，就是向我勒索，让我所剩无几。”

后来他又担心起来，生怕铁罐没有藏牢被人偷去。所以隔一会儿就去看看，使他很烦恼，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理智。

“我的心事总是纠缠在这个事上，”他说，“岂不让了解我的人见怪吗？那东西只会使我倒霉！”

想通了之后，他拿起这罐财宝，毫不心疼地扔进了塞纳河，他的烦恼也随之清除了。

另一件是：他被住在他家对面的绅士搞得很苦。这位绅士养了一只猴子，这猴子经常捉弄布隆杜。当他切皮革的时候，这个畜生就从高处的一个窗口瞧着他，留心他的动作。布隆杜一离开，猴子就下来跑进他的屋子，拿起他的刀，模仿着鞋匠切皮革。

这个可怜的人不得不把他所有的皮革锁起来，才敢出去干什么事情，如果忘记了收藏，猴子毫不客气地把这些皮革切成碎片。这使他十分恼火，然而由于害怕得罪猴子的主人，他也不敢伤害它。可是他咽不下这口气，决心寻机报仇。

这只猴子看见鞋匠做什么，就模仿着做什么。如果布隆杜磨刀，猴子就学着他的样子磨刀。他干活时把靴子夹在两膝之间，猴子来了，也拿一只靴子夹在两膝之间。布隆杜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经过一番琢磨之后，他把他的刀磨得非常锋利。然后当猴子偷偷看着他的时候，他便拿起刀在喉咙前划来划去。等到他认为足以引起猴子注意之后，便离开屋子，到外面吃饭去了。

猴子飞快地跑下来，它急于想试一试刚学的新动作。它拿起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像布隆杜那样来回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几下就把喉咙割断了，不大一会儿就死了。

意见簿

(俄)契诃夫

火车站上摆着一张专门制作的斜面桌子，桌子里有一本意见簿。这张桌子的钥匙由一名铁路警察保管着。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钥匙，因为这张桌子从来也没有锁上过。让我们把这本意见簿翻开读读吧：

“好心的先生！请写下几个字试试您的新笔吧？”

下面画着一副怪模怪样的头像，长鼻子，还有一对犄角，题图是：

“你是图，我是像，你是畜生，而我是人。”

“车在本站，当我眺望车外的风景时，风把我的帽子刮跑了。——伊·阿尔芒金。”

“谁写的我不知道，看上去像个白痴。”

“科长戈洛夫罗耶夫给人留下一种自命不凡的印象。”

“我向上级控告售票员库奇金对我老婆的粗暴行为，我老婆一忍再忍。警察克利亚特文野蛮地揪住我的膀子。我的庄园主伊舍耶夫了解我的品行。——事务员萨莫卢奇舍夫。”

“尼坎德罗夫是社会党人。”

“在岂有此理的事件的影响下……乘车经过本站，我对下述事情深恶痛绝……我目睹了下述岂有此理的事，它分明是在说明我们铁路上的制度……——库尔斯克中学七年级学生祖吉耶夫。”

“我在候车时，我给站长相了面，那是一副令人讨厌的面孔。谨向全体乘客宣布——一个永远乐观的避暑旅客。”

“我知道这是谁写的，他叫姆·德。”

“先生们！一个大骗子。”

“宪兵太太昨天跟食堂老板到河对岸去过。愿他们一切如意。不要难过，宪兵先生！”

“路经本站时肚子饿了，想买点东西吃，但连一口清汤都找不到。——杜霍夫。”

“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有谁拾到一只皮烟盒，请烦交售票处。”

“说我酗酒把我解雇，那我宣布，你们全都是骗子和小偷。——报务员科兹莫捷米杨斯。”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卡金卡，我爱您爱得发狂。”

请不要在意见簿上写些不相干的事情——代理站长伊万诺夫第七。”

“管你第七、第八的，免不了是个混蛋。”

铁圈

(俄)索洛杜布

一天清晨，一位妇人带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在郊区的街道上散步。那孩子天真活泼，面色绯红。那妇人年龄不大，穿着考究。她一边幸福地微笑着，

一边细心地照看着自己的儿子。孩子正在滚着一个黄色的大铁圈，他穿着短裤，挥动着棍棒欢快地笑着，跟在铁圈后面跑。他把棒子举得高高的，本来没有那种必要，可他就是那么做的。

真开心！方才他还没有铁圈，可是现在有了，真叫人高兴！

一个双手粗糙，衣服褴褛的老头，身体紧靠栅栏站在十字路口，好让那女人和小孩走过去。老头用那昏花的两眼凝视着孩子，脸上露出呆痴的笑容。

“一个富户人家的公子，”老头心里思忖道，“是个好孩子，你看他多么天真可爱，毕竟是阔人家的孩子！”

有些事情他不能理解，有些事情他似乎感到很奇怪。孩子是需要好生管教的，不然就有被惯坏的危险，而这位母亲就没有管束她的儿子。她穿得多好，长得多美，她的日子一定过得安逸、舒适。

当他——这个老头儿——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过的是苦难的日子。即使现在，他虽然不再挨打受饿了，但生活还谈不上美好。在他的孩提时代，他过的是挨打受骂，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时，他没有铁圈，也没有其他这类阔少爷的玩具。他整个一生都是在艰辛困苦中度过的。他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也没有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他咧开没有牙齿的嘴朝那小孩微笑着，心里不禁产生了嫉妒。心想：“这种玩艺没什么意思。”嫉妒又转而变成了烦恼。于是他回到工作的地方——一家他从幼年起一直工作到现在的工厂。

那小孩边跑边笑追逐铁圈的情景萦绕在他的脑际，不管机器声多么嘈杂，他都忘不了那个孩子和铁圈，晚上也总梦见他们。

第二天早晨，他又作起白日梦来。机器隆隆地响，工作机械单调，没有必要过多操心，再说他已干惯了这种活。厂房里的空气充满了灰尘，传送带平稳地运转着，远处各个角落声音嘈杂，光线晦暗。人们像鬼魂一样地走来走去，人的说话声淹没在机器声里。

这个老头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也是一位贵妇人，他也有一个铁圈和滚铁圈的棒子。他也在穿着白裤衩滚着铁圈玩耍。

天天干着同样的活，做着同样的梦。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老头在街上看见了一个从旧木桶上掉下来的又大又脏的铁箍。老头高兴得发抖，昏花的老眼流下了泪水。一种意外的，几乎没有想过的愿望进入他的心灵。他小心地四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弯下腰哆哆嗦嗦地拣起那个圆箍，虽然他面带笑容，但还是不大好意思地把它带回家去。

没人看见他，也没有人问他。这与别人有什么相干？一个小穷老头拣了一个无论对谁都没有用处的旧箍，谁会管呢？

可他还是提心吊胆地偷偷把它拿走了。他为什么要拣，为什么要把它带回家，他自己也说不好。只是由于它像那个男孩的玩具，所以他才把它带回家来。

圆箍在老头家破旧的房子里放了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他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因为这个肮脏的铁箍对他是个安慰，使那个经常出现在他梦境中的幸福的小男孩变得更加真实了。

一个晴朗、温暖的早晨，当城里树上的鸟正叫得比往常更加欢快的时候，老头早早起了床，拿着他拣来的铁箍出了城。

他一路咳嗽，穿过了枝叶茂密的森林。他不明白这些阴暗的树木为何这样寂静。还散发着奇特的香气，那些昆虫也令他惊奇。露水正像童话中描述

的那样。那里既没有嘈杂声，也没有灰尘，树林后面是一片柔和、奇妙而暗淡的景色。

老头折下一根干树枝穿上圆箍。

他眼前展现出一片明亮寂静的田野，青草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老头突然用那根树枝作成的木棒滚起铁箍来，铁箍轻松地在田野里滚动，老头跟在后面跑，他笑逐颜开，像那个跟着铁圈跑的小男孩一样，有时也将棒高高地举过头去。

他仿佛觉得自己再一次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幸福的小孩，母亲慈祥地微笑着跟在后面。

灰白的胡须在他憔悴的脸庞上颤抖着，笑声和咳嗽同时从他那没有牙齿的嘴里迸发出来。

老头喜欢早晨到树林里来滚圈，有时他也怕人看见笑话他，一想到这里，他便感到有一种难堪的羞愧。羞愧又进而发展为恐惧，致使双腿开始发软，他一面滚圈，一面警惕地看着四周。

可是没人看见他，也没人听见他……

他尽情地玩够了之后，平安无事地走回城去，嘴角上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

由于没出什么事，他太太平平地一连玩了好几天，可是有一天清早他着了凉，卧病不起。在工厂的医院里，当他在陌生的人们中间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脸上还是堆着宁静的微笑。

他感到欣慰，因为在他的想象中，自己也曾一度做了小孩，由亲爱的妈妈照看着，在树荫下的青草地上嬉戏笑闹。

三隐士

（俄）列夫·托尔斯泰

一位主教乘船从阿尔汉格尔去索洛韦茨克的修道院，同船而行的还有几个到那地方朝圣的香客。天气晴朗，旅行一帆风顺。香客们有时躺在甲板上吃东西，有时围坐起来聊天。主教大人也到甲板上来散步，他看见一群人站在船头听一个渔民讲故事，他一面讲一面用手指着海。主教停下脚步，顺着那人指着的方向望去，没看见什么，只见海水在阳光下泛着白光。他往前凑了凑，渔民见主教过来，便摘下帽子不吱声了，其余的人也都脱帽鞠躬。

“朋友们，不要让我打扰了你们，”主教说，“我过来也是想听一听。”

“这位渔民在给我们讲三个隐士的故事，”一个敢说话的商人开口道。

“哪三个隐士？”主教问，然后走到船边坐在一个箱子上，“讲讲吧，我也想听听，你方才指什么呢？”

“啊，我指的是前面依稀能看到的一个小岛，”渔民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点点说，“岛上住着三个想拯救灵魂的隐士。”

“岛在哪儿呀？”主教问，“我怎么看不见。”

“远着呢，你要想看，就顺着我手指着的方向往前瞧，你看见那小朵云彩了吗？就在它下面稍偏右的地方，从这里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小条。”

主教眯缝起眼睛，左看右看，始终没有看见什么，只见海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看不见，”主教说，“住在岛上的隐士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圣徒，”渔民回答说，“我很早以前就听说了，只是没有机会见到他们，直到前年才看到了他们。”

于是渔民讲起他从前有一次出海打鱼，船在夜间漂落到那个岛旁，他不认识那个岛。天亮后，当他上岛从一座土房旁经过的时候，看见了一个老人站在房子旁边，过了一会儿，又从房子里出来两个人，他们给了他吃的东西，替他晾衣服，还帮助他修船。

“他们长的都是什么样？”主教问。

“有一个长得很矮，还驼背，身上穿着一件修道士穿的又旧又破的黑色长袍，我看他肯定有一百多岁，胡子都有点发绿了，可容颜却像天使一般的年轻。第二个人比他高一点，也很老，穿着一件破烂的农夫的衣服，胡子浓重，呈灰黄色。这个人臂力过人，还没等我动手，他就一个人把船翻过来了，好像翻一个水桶似的。他也是那么和善愉快。第三个人，身材高大，白色的胡须长达膝盖，看上去很严肃，眉毛向上悬着。他身上什么也没穿，只在腰间缠了一块席头。”

“他们和你说了什么？”主教问

“他们几乎总是默不作声地干着活，彼此不说话，一个人只要瞅另一个人一眼，那人立刻就能领悟他的意思。我问那个高个子的人，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居住很长时间了，他皱起眉头，好像生气似的嘟囔了一句什么。那个年龄最大的握住他的手笑了，那个高个子的人马上平静下来。那个长者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宽恕我们吧，’说完又笑了。”

渔民讲着他的故事，这期间船离那个小岛越来越近了。

“瞧，主教大人，要是您想看的话，现在可以看清楚了。”那个商人用手指着说。

主教朝那边望去，现在他真的看见了一道黑条——就是那座小岛。看了一会儿之后，他离开船头到船尾去问舵手：

“那是什么岛？”

“那岛没有名字，海上这样的岛多着呢。”舵手答道。

“那座岛上真的有拯救自己灵魂的隐士住着吗？”

“那只是传闻，大人，我不知道是否真有。渔民说他们见过那里的隐士，也许只是当故事讲的。”

“我想上岛去看看他们，”主教说，“你看行吗？”

“这船靠不了岸，”舵手说：“你可以划小船上岸，不过您最好跟船长说一声”

船长被请来了。

“我想到那个岛上去看看几位隐士，”主教说，“能不能把我送上岸去？”

船长企图阻止他。

“那倒是可以，”他说，“不过这要耽误很多时间的。请恕我冒昧，大人。那种人根本不值得劳您驾去看。我听说他们都是一些半傻不呆的老头儿，什么都不明白，连话都不大会讲，跟海里的鱼没什么两样。”

“我想去看看他们，”主教说，“我赔偿您的全部损失，再租我一只小船。”

船长无奈，只好下令向那个小岛开船。水手们顺风使帆，舵手把舵，船直奔小岛驶去。人们拿来一把椅子放在船头，主教坐在那里直视前方。旅客

都聚集在船头，凝视着那个小岛。眼神好的人已经能看清岛上的岩石了，过一会儿，也看清了一座泥房，最后还有一个看清了隐士。船长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之后，把望远镜递给主教说：

“我看清楚了，岸上站着三个人，就在那块大岩石右边的地方。”

“主教拿起望远镜，瞄准了方向，他看见了那三个人；一高一矮，还有一个矮小而驼背的，三个人站在岸上，手挽着手。”

船长转身对主教说；

“船不能再往前开了，大人，您要想上岸，就得坐小船去了，我们在这里抛锚等您。”

人们急忙拉出缆绳，抛下锚，卷起帆布，船身摇晃了一下，然后放下一条小船，划桨的水手跳上船，主教下了软梯，进船入了座。几个人划桨，小船飞也似地向小岛驶去。当船距小岛只有一箭之地的時候，他们看见了三个老人：一个腰间围着席头的高个子；一个身着破烂农夫服装的矮个子；一个驼背的，穿破旧修道袍的长者。三个人挽着手站在那里。

船抵岸后，主教下了船。

那三个老人一齐向他鞠躬，他回以祝福，三个人的腰弯得更低了。

“我听说，”主教开口道，“诸位住在这里是为了拯救灵魂并为人类向上帝祈祷，我作为基督的一个信徒，甘为上帝效劳，为我的教区的人民服务，也希望能为你们几位效劳。”

三个老人面面相觑，谁也没说什么。

“请告诉我，”主教说，“你们用什么方法拯救灵魂？在这样一个孤岛又怎样为上帝效力？”

第二个隐士叹了口气，瞧了瞧那位长者，长者笑了笑说：

“我们不知道如何为上帝效劳，我们只为自己生活。”

“但你们怎样向上帝祈祷呢？”主教问。

“我们这样祈祷，”隐士答道，“你们三个，我们三个，宽恕我们吧。”

当老人说完这句话后，三个隐士都眼望着天空重复道：

“你们三个，我们三个，宽恕我们吧！”

主教笑了。

“你们大概听过有关三位一体的事情吧，”他说，“但是你们祈祷的不对，我知道你们崇拜上帝，但你们不知道怎样为他效劳。你们祈祷的方式不对，听我说，我来教你们，我要教给你们的也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方式，而是上帝在《圣经》里命令人们向他祈祷的那种方式。”

于是主教开始向隐士解释上帝是怎样向人类启示自己的，向他们讲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事。

“圣子下界到人世，”他说，“来拯救人类，教导我们大家怎样祈祷，请跟着我说：‘我们的圣父’。”

第一个老人跟他重复道：“我们的圣父”接着，第二个人说我们的圣父”，第三个人说，“我们的圣父。”

“天上的哪种艺术，”主教继续说。

第一个隐士重复道：“天上的哪种艺术，”但是第二个隐士学错了，第三个隐士干脆就学不上来。他的头发长得遮住了嘴，连说话都不大方便，那位长者没有牙，吐字根本不清晰。

主教又说了一遍，几个老人跟着他念。主教坐在一块石头上，三个老人

立在他面前，看着他的嘴，重复着他教给他们的话。主教嘀咕了一整天，二十遍，三十遍，一百遍地重复着，三个老人一遍一遍地跟着念，错了就纠正，再错再纠正。

一直到把全部祈祷文都教会了他们，主教才准备离开。他们不仅能跟着他念，而且还能自己说了。第二个人是最先学会的，并能独立背诵出全文，主教让他一遍一遍地念，最后，另外两个人也能背诵了。

天色已晚，月亮在水面上升起来，这时主教才起身要回去。三个老人都深深地向他鞠躬，主教将他们搀扶起来，每人吻了一下，告诉他们要像他教的那样祈祷。然后上了小船向大船划去。

他坐在小船上，仍然能听见三个隐士高声诵读祈祷文的声音，当小船接近大船的时候，声音听不见了，但还能看见他们站在月光下的身影。那个小个的站在中间，那个大个的站在右边，那个中个的站在左边。主教一上了大船，马上起锚，撑上帆布起航了。主教坐在船尾，望着他们离去的那个小岛。有那么一会儿，他还能看见那三个隐士，可过了不多一会儿，他们便在视野中消逝了，虽然那个个岛还依稀可见。最后连那个小岛也看不见了，唯有海水在月光下泛着涟漪。

香客们都躺下睡了，甲板上鸦雀无声。主教没有睡意，一个人坐在船尾，凝视着早已看不见的那个小岛方向的海面。脑子里回想着那三个善良的老人，他想他们学会了祈祷文该会多么高兴啊，他也感谢上帝能把他派到这个地方来教诲和帮助这样虔诚的人。

就这样，主教凝望着海面沉思了许久，月光在波浪上闪着银光。突然，在月光洒向海面的一条明亮的小道上，他看见了一个白色闪亮的东西，像一只海鸥，又像一条小船的白帆。主教定睛看了看，觉得有点奇怪。

“那准是跟着我们后面的一只小船，”他心想，“看样子好像正在拼命地追我们，一分钟以前还那么远呢，怎么一转眼就这么近了。那不能是一只船，我看不见帆呀，不管是什么，反正现在正在追我们呢。”

他始终没看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不是船，不是岛，不是鱼！比人还大，再说人也不能在海上跑呀。主教站起来对舵手说：

“你瞧！那是什么？我的朋友，你看那是什么？”主教说了两遍，尽管此时他已清清楚楚地看见是什么了——那三个隐士正在水面上跑，他们的灰胡子在月光下闪着白光，他们飞快地奔船而来，仿佛船都不动了一样。

舵手一看，不禁惊恐地丢下手中的舵喊道：

“唉呀，天哪！那三个隐士在水上跟我们跑呢，就像在地上跑一样！”

听他一喊，旅客都惊醒了，一窝蜂似地涌到船尾来，他们看见三隐士手挽手朝船而来，外边的两个人还摆手让船停下。他们是在水面上滑着来的，谁都没有迈开脚步。还没等船停稳，他们就到了，三个人昂着头异口同声地喊：

“大人，我们已把你教的东西忘了，我们要是不停地念，还能记得，只要一停下来就忘一点，现在已经全忘没了，请再教我们一遍吧。”

主教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靠在船舷上说：

“你们自己的祈祷能到达上帝那里，而我的祈祷却达不到你们。为我们的罪孽祈祷吧！”

主教向三位隐士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们转身回去了。在他们消逝的地方出现了一道亮光，直到天亮才熄灭。

阔别重逢

(俄) 蒲宁

绵绵的秋雨使城外的大路上积满了雨水，路面露出东一道西一道错乱的车辙。一辆四轮马车朝一座木房驶去。车篷半敞着，车身溅满了泥水，三匹瘦马拉着车。这座木房一半是官家的邮局，另一半是供过往行人歇脚、进餐、住宿的私人旅店。赶车的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农民，黑脸黑胡子，像古代的一条绿林好汉。车里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军人，头戴军帽，身穿海龙皮军大衣。眉毛粗黑，但髭须和双鬓已经花白了。面色虽然严峻，但却显得疲惫怠倦。

马车停下后，他伸出一只穿着锃亮、没有一丝皱褶的军靴的脚，用戴着鹿皮手套的一只手撩起军大衣的下摆迈下马车。

他在门槛处微微地弓一下腰，跨过门廊，拐进左边的屋子。

堂屋里很暖和，干爽，左边墙角上挂着金光闪闪的圣像，圣像下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布洁白整齐，桌边围放着几条擦得干干净净的长凳。右墙角有个做饭用的炉子，炉边摆着一张躺椅，从炉子那边飘来阵阵菜汤的香味。

他脱下大衣放到长凳上，这时身体显得格外匀称矫健，接着摘下手套和军帽，然后用一只清瘦的手理了理头发。堂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他满心不快地喊道：

“喂！有人吗？”

应声走出来一个女人，她一头黑发，虽然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但仍有几分风韵。“欢迎！欢迎，大人。”她说，“您想用饭？还是喝茶？”

客人朝她那丰满的双肩瞥了一眼，毫不在意地答道：

“喝茶。您是店主还是招待？”

“店主，大人。”

“看来这店是您一个人开的了？”

“是的，就我一个人。”

“守寡吗？要不怎么自己干这个呢？”

“不是守寡，大人，不干点事怎么糊口呢？”

“是这样，你这个地方很干净呀”

这个女人眯起眼睛，上下打量着来客。

“我收拾惯了”，她说，“因为我过去一直是当佣人的，阿列克希耶维奇！”

听她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客人已慌得不知所措了。

“是你？奈吉达！”他惊奇地问。

“是我，阿列克希耶维奇！”她镇定自若地回答道。

“天哪，”他一下子瘫在长凳上，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店主，谁能想得到呢？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三十年，阿列克希耶维奇！我今年四十八岁，您快六十了吧！”

“差不多……天哪！我作梦也没想到能看见你…真怪！”

“有什么可怪的？先生！”

“这一切一切……你还不明白吗？！”

他那怠倦的神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他站起身，在屋子里低着头踱起步

来，只见他满脸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停下脚步问道：

“打那以后我就断了你的消息，你怎么到这个地方来了呢？为什么没有留在老爷家？”

“您走后，老爷就恩赐解放了我的奴隶身分。”

“那么你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说来话长，先生！”

“听你的口气，你没嫁人？”

“没有，没嫁人。”

“为什么？你长得那么漂亮，为什么没有嫁人？”

“我不想嫁人。”

“为什么？”

“这还用解释吗？我想您还不至于把我是怎样爱着你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吧。”

他脸红了，重新踱起步来，眼里噙着泪水。

“一切都会过去的，我的朋友，”他低声地说，“爱情，青春，一切都不例外，那只是一段很平常的往事，她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就过去了。”

“上帝赋予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阿列克希耶维奇！青春能消逝，但爱情却不能磨灭。”

他苦笑了一下说，“你总不能永远爱我吧？”

“您错了，我恰恰是这样。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可我对您的爱始终没有动摇。尽管我心里清楚，你早已不是原来的你了。可对你来说，那是另一回事了。现在，我知道责备你也无济于事，想到你薄情无义把我抛弃，你的心也够狠的了。多年来，我蒙受了莫大的羞辱，我曾几次想自杀。曾几何时，我还管你叫小名呢，你还经常朗诵诗给我听。”

“那时你真漂亮，”他说，“真迷人，身段苗条，眼睛明亮，无人不为之动心。”

“当时你也是相貌堂堂，我把我的美貌和爱情，一切都奉献给了你。”

“啊！一切都会逝去，一切都会淡忘的。”

“一切都会逝去，然而不是一切都能忘记。”

“请你走开吧！”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接着说：

“但愿上帝能饶恕我，看来你是原谅我了。”

她已走到门口，听到这话她停住了脚步，说道：

“没有，阿列克希耶维奇，我没有原谅您，既然您这么说，我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您：我永远不能原谅您，尽管讲这些话已经是多余的了。”

“是的，没有什么必要了，请你去招呼一声车夫，让他把马车备好。”

他脸上完全是一副阴森的表情，“我不妨也告诉你一下：我一生从未有过幸福，我这样讲也许会挫伤你的自尊心，但我还是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我曾深深地爱过我的妻子，可她背叛了我，使我蒙受奇耻大辱，比我给你造成的痛苦还大。我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儿子身上，可他长大却成了一个不知廉耻的花花公子，使我痛不欲生……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平淡的在事。我想，我失去了你，也许就是失去了我最宝贵的东西。”

她走回他的身边，吻了一下他的手，他也吻了一下她的手。

“叫人备车去吧……”

上路之后，他郁郁寡欢，心里想道：“当年她真是个绝世美人”，接着，他便回忆起他们这次见面的情景，回忆了吻他手时的情景，他感到愧不可当。她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了，而我……”

落日渐渐西沉，车夫选择稍微干爽一点的路面赶着车，他好像在想着什么。后来，他抖抖精神一本正经地说：

“大人，那个女人一直在窗口看着咱们离开的。大概你们从前认识吧！”

“很早以前就认识。”

“这个娘儿们很能干的，听说她发财了，还放债呢。”

“那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那还不算大事吗？谁不想有钱过好日子。听人说，她放债的利钱很公道，但是必须守信用，如果遇到想赖债的人，她也无计可施。只好怨自己倒霉。”

“是啊，怨自己倒霉吧……把车赶得快点，不然我们就赶不上车了……”

在残阳的余晖中，空旷的田野被染得通红，三匹马踏着泥水发出有节奏的声音，他紧蹙双眉，陷入了沉思：

“是啊，怨自己倒霉吧，往事不堪回首，如果那时我不抛弃她，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无法想象。不过这个女人至少不会当饭店的老板娘。而我的妻子——我彼得堡家中的主妇，我儿子的母亲，也不会是现在这个境况。”

他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脸上有伤疤的人

(英) 毛姆

他脸上的那块伤疤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块从太阳穴一直斜到下巴的又红又宽的大伤疤，不用说，那肯定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之后留下的。不过，我看不出那是刀伤还是弹片伤。总之，那张笑容可掬的胖胖的脸上有一块伤疤就是了。他长得相貌平常，神色一般，只是身材比普通人大一些。他总是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西装，一件布衬衣，戴着一顶破旧的宽沿帽，看上去很寒酸。每天他几乎总是在傍晚的时候走进危地马拉城的皇宫饭店，在酒吧间兜售彩票。也许他是靠这个谋生，但他的生意肯定是萧条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有谁买过他的彩票。不过我倒常看见有人请他喝杯酒，他也从不拒绝。他从一张桌走到另一张桌，满脸堆笑，嘴里念叨着彩票上的号码，要是没人理睬，他的笑容也不收敛。

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站在皇宫饭店的酒吧间里，我的一只脚踩着柜台下面的栏杆。在这里人们可以喝到无果味的上等马丁尼鸡尾酒。这时，那个脸上有伤疤的人朝我们走来，问我买不买彩票，我摇摇头，从我来到此地以后，他向我卖彩票恐怕不下二十次了。可是我的朋友却热情地向他点点头。

“您好，将军，怎么样？”

“还过得去，只是生意太不景气，说不定还会更糟呢。”

“你想喝点什么吗？将军！”

“来一杯白兰地吧。”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放回到柜台上，冲我的朋友点了点头。

“谢谢，再见。”

随后他又向几个站在我们旁边的人推销彩票去了。

“您认识他？”我问，“他脸上的疤怪吓人的。”

“是不怎么好看，他是从尼加拉瓜来的一个流亡犯，但他为人倒不坏，我常给他几个比索。从前，他是个革命党的领袖，要不是因为弹尽粮绝，他早就把政府推翻了，说不定当上国防部长了，哪还能在这里卖彩票呢。情况是这样：他和几个参谋都被俘虏了，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您知道，在那些国度里，这类事情处理得是很干脆的，那就是判处死刑，黎明执行。我想，他一被俘，也就明白自己会有什么结果了。他在狱中同另外四个人度过了一夜。他们用玩纸牌消磨时间，用火柴秆当筹码。后来他告诉我说，他一辈子也不曾有过那么坏的牌运，从开始玩到天亮，一直到士兵们来押解他们去刑场，他还没有赢过一次。他输的火柴可能比一个有理智的人一生所用的火柴还要多。”

“他们被押到监狱的院子里，五个人并排靠墙面向刽子手站着。可半晌没有执行。我们那位朋友问负责军官还等什么，军官说，有一位高级将领要来督察，他们正恭候他的光临。

“‘那我还来得及再抽支烟，’我们那位朋友说。他向来不遵守时间。

“还没等他点上烟，将军已驾到，他叫桑·依格纳休，不知您是否认识他，在执行枪决前，桑·依格纳休问这几个犯人是否还有什么要求。另外四个人都摇了摇头，只有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话。

“‘我有个要求，我想跟我的妻子道道别。’

“‘可以’将军说，‘她在哪儿？’

“‘她在监狱大门外等着呢。’

“‘不过不许超过五分钟。’

“‘不会超过五分钟的，将军阁下，’我们这位朋友说。

“‘让他站到那头去。’

“两个士兵过来将他驾到了指定的地点。负责执行军官在将军的点头示意下发出命令，一阵刺耳的枪声响过之后，四个人倒了下去。奇怪的是，他们不是一起倒的，而是一个接一个倒下的，姿势各不一样。军官走上前去，对准那个没断气的补了两枪。我们这位朋友抽完烟，把烟头一扔。

“这时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女人急三火四地跑进院子。只见她手捂着胸口，突然止住脚步，哇地一声哭起来，然后伸出双臂向前扑去。

“‘阴阳怪气，’将军说。

“那女人穿着一身黑衣服，头上蒙着一块纱巾，脸色苍白。她身材苗条，五官端正，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异常痛苦的光芒。尽管她悲痛欲绝，容颜依然美丽动人，致使那些冷漠无情的士兵不禁动起了怜悯之心。

“叛逆者迈步迎上去，她一头扎进他的怀抱，恸哭起来。他把嘴唇紧紧地贴在她的嘴唇上，几乎与此同时，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偷藏着匕首的——一下子刺进她的颈部。鲜血从刺进去的地方流出来，染红了他的衣襟。然后，他搂住妻子再次亲吻她的嘴唇。

“这一切发生得那样突然，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首先明白过来的人，跑上去把他拉开。要不是典狱长扶住了那个女人，她非倒在地上不可。她昏了过去。人们把她轻轻地放倒在地上，站在周围看着她，个个脸上都露出惊愕的神情。叛逆者知道自己下手的位置，想要止住血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一直跪在她身旁的典狱长站了起来。

“‘她死了，’他低声说。

“叛逆者为她做了祷告。

“‘你为什么要杀死她呢？’将军问。

“‘因为我爱她。’

“从围聚在四面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叹息声，人们迷惑不解地瞧着这个杀人犯。将军凝视着他，默不作声。

“‘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将军最后说，‘我不能处决这样的人。把他流放到边疆去。先生，我向你致敬，这是一个勇敢人对另一个勇敢的人的公平待遇。’

“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声，典狱长拍了拍叛逆者的肩膀，他被两个士兵夹在中间，一声不响地朝等候着他的汽车大步走去。”

讲到这儿，我的朋友停住了，我沉思了片刻。我得说明一下：我朋友是危地马拉人，讲故事时操的是西班牙语。我尽自己的能力翻译了他的故事。不过，我丝毫不想降低他讲话时夸张的语气。老实说，我认为他的夸张还是很得体的。

“说了半天，你也没讲到他脸上的那块伤疤是怎么弄出来的！”最后我说。

“唉，很遗憾，那是有一次我开姜汁汽水瓶子时，瓶子炸了，崩破了他的脸。”

“我可不喜欢姜汁汽水。”我说。

不死鸟

(英)斯·特·沃纳

斯特劳贝里勋爵是位养鸟大师，他的饲养场在欧洲首屈一指，大得连鹰鹫之类的大鸟都不觉得天地窄狭，环境适宜得连蜂鸟和雪鹑这类娇贵的飞禽也可以在这里繁殖生息。但是多年以来，最珍贵的位置始终空缺着，那里只挂着一个标签：“不死鸟。产地：阿拉伯。”

许多鸟类专家都曾对斯特劳贝里勋爵说过，不死鸟只是一种传说中的鸟，即便是有过也早已绝种了。然而斯特劳贝里勋爵并不相信，他的家族也从来不怀疑不死鸟的存在。他时常收到外出为他买鸟的那些人的信件（连同花销帐单在内），通知他已买到了不死鸟，可是结果不是金翅鸟、黄鹂、鸚鵡一类的鸟，就是有人独出心裁杂交出来的羽毛花哨的不伦不类的鸟。最后斯特劳贝里勋爵不得不亲自出马到阿拉伯去一趟。到那儿没几个月，他就发现了一只不死鸟，在确认无疑后，便进行了精心的捕捉。在一根毫毛未伤的情况下终于将它捉住了，然后立即启程运回英国。

这只不死鸟果真非凡的美丽，使饲养场的百鸟相形见绌，斯特劳贝里更是踌躇满志。不死鸟的捕获在英国的鸟学家、记者、诗人和女帽设计师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来访者络绎不绝。但一阵风过后，也就不再成其为新闻，参观者也寥寥无几了。从此不死鸟饱食终日，亦无羁鸟恋旧林之感。

保持这样大的一个饲养场是要耗费巨资的，等到斯特劳贝里勋爵死的时候，他的家产已消耗殆尽，到了不得不出售饲养场的地步。首先要卖的便是那些稀奇珍贵的鸟类，不死鸟首当其冲。要买的当然是欧洲一些较大的饲养

动物的团体，或者美国的私人饲养场。但斯特劳贝里勋爵去世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资金和鸟食均难筹措（实际上鸟食的花销与斯特劳贝里勋爵的破产有很大的关系）。伦敦的《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敦促伦敦动物园应该买下那只不死鸟，并说一个爱鸟的民族从道义上应该拥有这样一只珍贵的鸟，还应该设立“斯特劳贝里不死鸟基金。”大学生，博物学家和中学生根据能力捐献，但他们的能力必定有限，实在凑不到那么大的数目。于是斯特劳贝里勋爵的执行人（他们得考虑遗产税）便与出价更高的坦克雷德·波尔德罗先生成了交，他是波尔德罗妖术公司的老板。

波尔德罗先生考虑的是如何能用他的不死鸟挣钱，这是一种温和而通人性的鸟，容易习惯新的环境，饲料也不太贵，而且不怕孩子逗弄。所差的只是不会做什么姿式、动作。波尔德罗先生认为要是教它，它也是可以学会一些的。现在是创立“斯特劳贝里不死鸟基金”的大好时机，几乎每一个捐献者都会为了看一看不死鸟而攒半个克朗钱的。而未向基金会捐款者要付双倍的价钱，即一次五先令。

但当时生意萧条，不死鸟虽然漂亮，可爱依旧，却正如波尔德罗先生说，它生不逢时，甚至以优惠的价格也招不到观众。这种鸟太老实，太呆板，人们或去观看狒狒滑稽可笑的动作，或去欣赏吃过女人的鳄鱼。

一天，波尔德罗先生对他的经理拉姆金先生说：

“展出不死鸟有多长时间了？”

“三个星期了，”拉姆金先生回答道。

“光吃不能挣钱，养它有什么用。”波尔德罗先生说，“停止给它保险吧，光保险费一周就要七先令，简直赶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保险金了。”

“公众不喜欢它，它过于老实了，这是问题之所在。它和什么鸟都不交尾，我已用美丽的鸚鵡、鱼鹰和交趾支那鸡试验过，可结果，您也是知道的，它连看它们一眼都不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换一只活泼一点的，”波尔德罗先生说。

“不可能，一个时代只能有一只。”

“往下说呀！”

“我不是说的很明白了吗？你没看过它的标签吗？”

他们走到不死鸟的笼子前，不死鸟很有礼貌地拍了拍翅膀，但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读着标签上的文字：

“不死鸟，雄，产地：阿拉伯。这种稀奇、传说中的鸟是绝无仅有的，是世界上最老的单身汉，它没有配偶，也不想要一个。到老的时候就自行焚毁，然后奇迹般地再生。这种鸟是从东方引进来的。”

“我倒有个主意，”波尔德罗先生说，“你看那只鸟有多大年岁了？”

“看样子还在青春期，”拉姆金先生说。

“我们将它火焚怎么样？事先作一个广告，我想肯定会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然后我们还会得到一只新鸟，这不是既充满了浪漫色彩又有利可图吗？”

拉姆金先生点了点头。

“这种事我也从书本上看过，”他说，“你必须得给鸟弄到香树枝，否则不能成功。鸟自己用这种树枝筑巢，它趴在里面，自然而然就能起火，但有一点，这种鸟不老是不起火的，难办的就是这个。”

“那由我来办，”波尔德罗先生说，“你去弄香树枝，我会让鸟老的。”

想让不死鸟老不是一件容易事。每天给它吃半饱，甚至还不到半饱。它虽然日日见瘦，但眼睛还是那样亮晶晶的有神，羽毛仍然丰满如故。把暖气关闭了，它也不怕冷，反倒觉得更好。把别的最凶猛、最好斗的鸟放进它的笼子里，它们顶多啄它一、二天就再也不啄了，因为不死鸟非常和群，非常温和。波尔德罗先生又想到用猫来吓唬它，但也没能奏效，不死鸟瞪起眼睛，在猫面前鼓动着金色的翅膀，反倒把猫给吓住了。

波尔德罗开始翻阅起阿拉伯文献来，知道了那里气候干燥，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令人把不死鸟装在一个小笼子里，在上面挂了一个洒水器，每天夜里把洒水器打开。不死鸟开始咳嗽了，波尔德罗先生又生一计，他白天站在笼子前逗弄虐待它。

春天到了，波尔德罗先生认为宣扬不死鸟已经老了的时机已到。每隔几天他就往鸟笼子里放几把有臭味的稻草和几条生了锈的带刺铁丝网，看看不死鸟是不是想筑巢。一天，不死鸟翻弄起稻草来，波尔德罗先生一见，真是喜出望外，立即与几家电影公司签定了合同。时机日趋成熟，关于不死鸟已经老了的宣传工作也进行几个星期了，观赏券已提高到五先令一张，前来观看者人山人海，把场地围得水泄不通。所有的灯光和摄影机都对准了笼子，扩音器在不停地广播，罕见的奇迹就要发生了。

“不死鸟，”扩音器里喊道，“是鸟中之王，唯有东方最珍奇最昂贵的嫩树枝，浸透了高级香水后方能使它筑巢。”

当众人将香气扑鼻的干净的嫩树条放进鸟笼子里。

扩音器里又喊起来：“不死鸟是一种脾气古怪的鸟，它雍荣华贵，性情暴戾……”

“克劳斯！”人群中一个女人高喊了一声，“他在这儿！”

这一叫喊吓坏了不死鸟，它转了转脑袋，从吊着的栖木上跳下来，然后沮丧地拉拢起树枝来。

摄影机咔咔地作好了拍照准备，灯光全都集中到鸟笼子上。波尔德罗先生跑到扩音器前高声喊到：

“女士们，先生们！震动世界的时候就要到来了，千百年的传说就要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前变成事实了，不死鸟……”

不死鸟趴在树枝当中，看样子好像在准备睡觉。

电影导演说：

“就是达不到那种程度，也是一项伟大的创举……”

就在这时，不死鸟和树枝堆起火了，火舌熊熊地向上窜，向四面八方蔓延开来，不多时，一切都化作灰烬，几千人，包括波尔德罗先生在内都被活活烧死了。

黄昏

(英) 萨奇

诺曼·戈兹比坐在海德公园一张椅子上，右边不远处就是热闹喧嚣的游乐场。这是三月初的一个傍晚，大约近六点半钟的光景。左边已暮色苍茫，昏暗中还混杂着一抹微弱的月光和一排排朦胧的灯光。马路显得很空旷，但许多来回走动的或坐在椅子上的人影仍依稀可辨。